

完结篇

白王冢 二掌柜

大风刮过·著

HUANGJIA
ERZHAINGUO

〔上卷〕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皇家一掌柜

完结篇^上

大风刮过——著
HUANG JIA
ER ZHANG GUI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皇家二掌柜 : 全2册. 完结篇 / 大风刮过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5580-3

I. ①皇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8522号

书 名 皇家二掌柜. 完结篇
作 者 大风刮过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暖 暖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violet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70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450千字
印 张 31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,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580-3
定 价 5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64810892-604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慕王府的弃妇，

裕王殿下与后宫妹子们的小三百零一，

谢况弈和孤于箬儿的小三……

回顾了一下自己一路走来的累累硕果，

也算……辉煌吧。

皇家一掌櫃

〔第五卷〕

漂泊秋風中

荒野，树林，溪水潺潺。

杜小曼坐在溪边，在清晨的薄雾中抱住了头。

谢况奔递给她一个水袋：“累了你就睡会儿。”

杜小曼有气无力道：“不用了，睡得够多了。”她的后颈隐隐作痛，谢况奔策马带她离开时，她下意识地挣扎，脖子后一疼，两眼一黑，再睁眼时，天已经要亮了。

谢况奔不置可否地挑挑眉。

杜小曼努力梳理思绪，秦兰臻、起火的院子、宁景徽……昏迷之前看到的一幕幕走马灯似的在她眼前晃。

她猛地站起身：“我得回去！”

正坐在地上喝水的谢况奔抬起眼皮看看她。

杜小曼加重语气：“我必须得回去！”

谢况奔点点头：“嗯，行，那你回去吧。”

杜小曼环顾四周，再抬头看看泛着朝霞的天边。

谢况奔向旁边一比：“那里是北。”

哦。杜小曼再继续环顾，谢况奔闲闲地将胳膊搭在膝盖上：“知道该往哪里走么？”

杜小曼悻悻地回身，对上谢况奔的视线：“不知道。”

谢况奔简洁地说：“我不会告诉你。”

“……”

杜小曼张了张嘴，终于爆发了：“谢大侠，我不知道影帝怎么搭上了你的线，我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，如果不进京城，宁景徽就会问他的罪，他可能就……其他的事情和我没关系，我也不想扯上关系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的事连累别人！”

谢况奔用茫然的表情看着她：“影帝是什么？”

“裕王！秦兰臻！时阑！”

“这个称呼是你对他的爱称？”谢况奔目光里含着你脑子坏了吗的疑问，“宁景徽敢治他的罪？你在说笑话？”

杜小曼无力道：“谢大侠，你得和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我们走的时候，裕王和宁景徽正要火并？到底他俩谁的胜算大点？”

谢况奔一口水呛在喉咙里：“你真够可以的，裕王和宁景徽火并，哈哈，真神了！一般人绝对想不到这个！”

“那火……”

“火是月圣门的人放的。”谢况奔擦擦嘴边的水渍，“月圣门的人想找宁景徽报仇，即便知道留宿别苑定然是圈套，裕王和宁景徽肯定在等着她们送上门，她们也还是过来寻仇了。啧，送死罢了。”

少年，这是你不知道幕后BOSS的真实身份！

“宁景徽为什么要带兵过来抓时阑？”

谢况奔皱眉：“抓？起火了，宁景徽当然要亲自过来救驾。话说你到底怎么会想到宁景徽要抓裕王？他二人一路合谋月圣门，同心同德，怎么就不和了？你真看得起宁景徽，即便他与裕王不和，一个是君一个是臣，敢动皇上的亲叔，等于要造反了。”

“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杜小曼彻底抓狂了，“为什么他让你带我走？”

“原来你不想走啊。”谢况奔顿时一脸浮云，“他以为你不想跟他进京，

不能明着放你，所以就让我把你带出来。也是，你如果跟着他进京，就是裕王妃了。”

“谁要当裕王妃！”杜小曼的声音又高上去。

谢况奔站起身：“你要是真不想当，那就歇一会儿，吃点干粮喝点水，继续赶路。”走到马前，从马鞍兜里掏出两个大饼。

杜小曼彻底无力了，接过谢况奔递来的一个大饼，啃了一口，脑中依然一团糍糊。

谢况奔面无表情地咬着另一张饼：“我娘做的事……对不住。”

杜小曼一愣，含糊道：“呃，没什么……我如果是谢夫人，可能也会这么做。”

“你别替我娘找借口了。”谢况奔的声音生硬，“一般人做不到她那样。宁景徽到白麓山庄要人，她不想让我家牵扯上朝廷，所以那样做。不过她以为把你交给宁景徽，顶多就是把你送回家去，不知道你那时候差点被……后来她知道了，才又安排人送你。总之，此事我们白麓山庄道义上有亏。”

杜小曼一头冷汗，谢夫人把她卖给宁景徽是比较不厚道，但从一开始就是谢况奔一直在帮她，无论怎么算，都是她欠了白麓山庄。帮她是人情，不帮是本分，怎么可能还上升到道义有亏这个高度。

她赶紧说：“没亏，没亏。对了，箸儿好么？”

谢况奔简短地说：“挺好。”

杜小曼竟不知道怎么接话，谢况奔也没再说什么，一时有点冷场。

杜小曼默默啃完了饼，喝了两口水。谢况奔解开马绳，整装待发时，杜小曼还是憋不住又问：“你，到底怎么和秦兰臻联系上的？”

谢况奔吐出的话让杜小曼很震惊：“我与他，算早有联络。那时我寻不到你，裕王竟派探子向我传话，说你被月圣门抓去了。但我晚了一步，他们抢先一步救了你。我尾随时，裕王又派人传话给我，约我一同对付月圣门。”

杜小曼手里的水袋差点掉到地上，影帝心机真是深不可测。她赶紧问：“你答应了没？”

谢况奔哼了一声：“我不与朝廷为伍。”

谢天谢地。

谢况奔又道：“我拒绝此事后，他又传信给我，说月圣门路上将有滋扰，你进京后还是会有些麻烦，你又不愿嫁他做裕王妃，所以让我带你走。其实我

也有些纳闷，按理说他不该如此轻易地放了你。不过，既然他这么说了，我就过来了。”

杜小曼默默地听完，默默地站着。

谢况弈整整马鞍：“我把你带出来，就不可能送你回去。若是你想去别的地方，我可以带你去。怎么样，走不走？”

眼下形势，还有的选么？

杜小曼厚着脸皮道：“谢大侠，多谢。”

谢况弈道：“少说废话，快上马。”

马行颠簸，杜小曼的心也一直在跟着颠簸。

她一直想，秦兰臻为什么突然放了她？

那股血腥味……还有那火……

那天晚上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为什么会出事，结果怎样？

这些跟她没什么关系，她却不由自主地去想，不得不想。

月圣门VS宁景徽这条一直清晰的线慢慢拉长，才发现，竟是一张网，网的中轴线上趴着时阑，网上还连着很多她认识的人，谢况弈、绿琉……

至于她，就是一只路过时，不慎被黏住的小蚂蚱。

现在她这算是脱网了么？不知道。

只是，那时她回头看到的秦兰臻在夜与火光中独自站着的身影，不断在脑内和眼前晃来晃去。

谢况弈疑惑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：“你病了？”

杜小曼一惊回过神：“没有啊……我很健康！”

“你一直像在打摆子。”

“呃，错觉，错觉。”

下午，马行到一座城外，下马休息时，杜小曼向谢况弈道：“谢大侠，这次又麻烦了你一回，实在太感谢了，暂时还无以为报。但我看我们恐怕不同路，不如就在这里别过吧。”

谢况弈看着杜小曼，没说话，只用表情问，你又发病了？

杜小曼清清喉咙：“我……我一直都在麻烦你，但总不能老依赖别人，人得靠自己，所以……”

谢况弈点点头：“哦，好。”

嗯？就这么简单？

杜小曼蓦然又觉得少了点步骤，她抬手挥一挥：“那我走了哈，再见，拜拜。”

谢况奔再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杜小曼转过身，独自向城门走去，脊梁上一直像扎着刺一样。

快到城门前，她终于忍不住回头。谢况奔牵着马在几步开外。

杜小曼再抬手挥一挥：“再会……”

谢况奔道：“再会。”

杜小曼又回过头继续向前走，到了城门前，两根长矛挡在面前。

“将文牒拿来验看。”

杜小曼傻眼了，好声好气道：“军爷，我忘记带了，可不可以通融一下？以前进城都不用的。”

“忘记带了？”一个兵卒上下打量她，冷哼一声，“以前是以前，此刻是此刻。小娘子，你孤身在外，又无文书，该不会是……”

一个蓝皮的册子从杜小曼肩上递了过来，谢况奔的声音冷冷道：“她的文牒。”

兵卒接过，打开，扫了一眼，收起长矛。

杜小曼收回文牒，快步进了城门，汗颜地向谢况奔道：“谢大侠，多、多谢……”

谢况奔看都不看她，牵着马从容地从她面前走过，扔下一句话：“我们已经别过了。”

是……是别过了……

杜小曼揣起文牒，向着谢况奔的背影吐出一口气，想先闪进一家饭馆吃个饭，顺便可以等谢少主走远了再说。刚走到一挂酒旗下，她蓦然想起，兜里没钱。

杜小曼只得接着往前行，谢况奔就在她前方一两丈开外的地方牵着马慢慢悠悠地走着，搞得比较像她在尾随谢况奔。好在又走了一段之后，到了十字路口，见谢况奔直接向前走了，杜小曼赶紧左拐，发现一个硕大的“当”字映入眼帘，她一阵惊喜，飞奔过去。

当铺不算大，柜台里只坐着一个打算盘的小伙计。杜小曼拔下头上的钗子，摘了腰上的佩饰递进柜台，小伙计接过看了看，先掂掂那根簪子：“包铜的？”

杜小曼恶狠狠道：“真金！”

小伙计啧了一声，弹弹簪子上镶嵌的珠花。

杜小曼补充道：“这可都是真宝石。”

小伙计再拎起那块玉佩，擦一擦，杜小曼又道：“这是好玉！”

小伙计搁下玉佩：“得了，这位大姐，眼看快关铺子了，这两个物件儿，三十文，取个整数，多的几文算图吉利了。”

杜小曼的声音不禁拔高了：“三十文？三十两你都买不到簪子上镶的珠花！”

小伙计呵呵笑了：“大姐，你想要多少？三百两？那你何必还到这里来？门口摆个摊儿，插根草标，喊到三千两也任凭你。我说句实话，你别不高兴，要是真金、真石头，你也不至于到了进当铺的份儿上。好吧，就算是真的，看你这打扮，这东西的来处定得要斟酌，敢收就不错了。”

杜小曼道：“那你把玉还我吧，我只当簪子，你给我三十两就成。”

小伙计再嗤地一笑，把两件东西都丢了出来：“两样都不要了，大姐你请另寻别处！”

杜小曼抓起那两样首饰，扭头就走。

脚刚跨出门槛，小伙计又在她身后喊：“算了，三十五文。拿来吧，看大姐你一个人挺不容易的。”

杜小曼转过身：“我只当簪子，你开个实在价。”

小伙计道：“唉，玉还好说，再假也是个块石头，最不济事也能当个镇纸用。大姐，你这簪子，我一掂就知道，铁外头包的铜，当不得棒槌做不得针，改成挖耳勺，都不知道能不能拧出弯儿来，十五文，顶多了。”

杜小曼干脆地回身撩起门帘，小伙计又喊：“大姐，何必这么急？你倒也说个实在价。江湖上不还有句话么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”

杜小曼再转过头：“我不混江湖，只谈买卖，不讲仁义。”阴森森一笑，“如果我真混江湖，你这么做买卖，可就叫不要命了。你没听说过，眼下，混江湖的女人惹不得么？”

小伙计颤了一下，笑声僵硬起来：“姐姐，呃，这位姑娘，有话好好说。若有得罪的地方，请见谅。要不，我给你五十文，行么？”

杜小曼道：“十两，算给你个大便宜了。我实在等钱用。你应该识货，这个价钱你连上面的珠子的一半都买不来。”

小伙计怪叫一声：“姑娘，我给你跪下成不？十两！这么大桩的买卖哪是我们这种小门脸能做的。我们整间铺子里，加上我，砸砸算算，才能凑几个钱！”他用壮士断腕般的表情道，“半贯钱！”

杜小曼大怒：“你才半吊子！”

小伙计又抖了一下：“大姐，算我说错了话，要不给你凑个整儿？别和我计较啦。”

杜小曼咬咬牙，这么磨嘴皮子下去不是办法，进了当铺，东西就不值钱，硬声道：“八两银子，再加上一百文散钱，我求个吉利，不能再少了。”

那小伙计仍是百般耍赖，最终以五两六十钱成交。

出了当铺，杜小曼用身上穿的衣服到旧衣铺换了一套旧布衣，换了行头再走到街上时，暮色已浓，见路上来往的贫家女子与她打扮相近，顿时有了种融入大众的安全感。

她找了个小摊，要了一碗面吃，刚吞下一口面汤，蓦然看见对面的奢华酒楼门口，几个小伙计正弯着腰，恭送谢少主出门。

杜小曼抱着面碗，不自觉地往下缩了一点。但谢况奔根本没往这个方向看，翻身上马，洒脱离去。飞扬的尘土让杜小曼深深地反省自己多么地自作多情。

吃饱后，她在大街上溜达，人来人往，她却觉得天地很空旷，有种人生重新回到自己手上的感觉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心里还是有块地方有些空得慌。以前出逃也罢，做买卖也罢，逃亡也罢，目标都很清晰，而她现在，竟好像不知该往何处去了。

果然是依靠别人成习惯了，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了！不行，不能这样！

杜小曼寻了家小客栈，要了间房住下，顺便思考一下去路。

按照眼下这个情况，找一个隐蔽的所在低调地过活，才是正道。朝政阴谋、天下大事都跟她没关系，她只要自己过好日子就行！

于是想来想去，她又重拾了老念头，打算先隐蔽起来，再找机会慢慢往边境挪……

但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她兜里只有一点点钱，跟以前不差钱的时候不能比，只能一路慢慢打工，慢慢挪移了。

杜小曼熄了灯，躺到床上，强制性地把一个个不知怎么冒出来的念头删除掉——

秦兰臻和宁景微到底怎么样了？

跟我没关系！

为什么朝廷、月圣门都不肯放过唐晋煊，吸收一个郡主做教徒对月圣门就这么重要？

跟我没关系！

秦兰臻一个王爷，统御月圣门这么个怨妇组织，就是为了给天下的女人讨公道？

显然不是。

这肯定是政治手段！不想当皇帝的王爷不是合格的王爷。

明朝可以有朱棣，杀了侄子建文帝，夺位为帝，为什么这个时空不可以有个秦影帝？

秦兰臻不像燕王朱棣，有封地，有兵权，他两爪空空，一无所有，只能走不一般的路线。而月圣门想要变成天下第一教，则需要一个大靠山。选择裕王这样一个圣爷，出乎意料地安全、可靠、有前途。

秦兰臻对外装成浪子，后宫三千，其实都是月圣门的精英。从之前的情况看，很多地方的官吏都被策反，朝廷里应该也有不少吧。

绿琉目前是月圣门的小干部。唐晋煊身边除了绿琉，还有哪些是月圣门的人？肯定不止一个。

这个世界上，不幸的婚姻肯定不止一两例，那么，贵族女子里又有多少是月圣门的成员呢？显贵皇亲的府邸里，又有多少月圣门的耳目？月圣门这个组织就像水一样，无声无息，顺着每一条缝隙扩散、蔓延……

明察秋毫的宁景微发现了不对劲，这才亲自微服查证的吧。

唉，想这么多干吗？统统都跟我没关系！

影帝真能赢么？

别苑里的那一场大火……密道里那股新鲜浓郁的血腥味……

如果影帝输了……

滚！都说了跟我没关系！

杜小曼再翻个身，狠狠地把眼闭得更紧。树影葱茏，倒映窗纸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杜小曼去结算房费，发现自己被宰了一刀。

住店的时候没细问，掌柜的说还有空房，给她开了一间，她就住了。没想

到这间房要二百文一晚，还不包早晚餐。掏了房钱后，她心顿时隐隐作痛，去小摊喝了五文钱一碗的豆腐脑才平复下来。

她在摊子上打听了一下，这座小城也有私驿，但都只通附近的城镇。杜小曼一时也闹不清楚这地方到底在地图的哪个方位，距离沿海近还是内陆边境近。

她溜达到私驿中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背着包袱做生意人打扮的大都是往一个叫临德的地方去，想来那是个大城，起码商贸繁华。于是，她也爬上了去临德的车。

上车前，杜小曼还暗暗打量了四周，没有谢少主或白麓山庄的人出现的迹象，松了一口气。

杜小曼不禁又自我鄙视了一下，实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

这一趟车里加上杜小曼一共坐了七八个人，还堆了些货，其中有个人带了家眷孩子一起。赶车的师傅在车内拉了道帘子，将杜小曼、那位抱孩子的女眷和两件货物与其他人隔开。

出城的时候，又有兵卒验看文牒，连车里带的货也大致检查了一番。

杜小曼将谢少主给的那份身份文牒递上，兵卒接过看了看，扫视杜小曼的目光微有些诧异，但还是抬手放行了。

杜小曼不禁与一起坐的那个女子搭讪：“最近查得可真严，以前没这样啊。”

那女子姓陈，相公姓刘，年纪顶多二十出头，怀里抱的男孩也就两三岁。她边拍着哄孩子睡觉，边轻声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所以我们这趟货都不多带，自己走车都不值车夫的工钱，就搭驿站的车了。”

杜小曼瞄见他们带的货物貌似是茶叶，道：“夫人家是做茶叶的么？好风雅的买卖。”

刘陈氏道：“哎呀，夫人两个字是大户人家用的，妹妹千万别如此称呼。小门小户小生意，混口饭吃罢了。妹妹不是本城人罢，到临德是投亲么？年纪轻轻怎会孤身一个人上路？”

杜小曼叹气道：“别提了。我家本在京城，后来家道中落，到杭州开了一阵酒楼，又遇事倒闭了，辗转流离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寻我的表姐。原本听说表姐住在这里，过来之后找不到，说是搬临德去了。我就只好再去临德找找。”

刘陈氏微微蹙眉：“临德可不比本城，地方大着呢，你一个人要如何寻？你表姐姓什么？我看我是否认得。”

杜小曼道：“表姐姓徐，她嫁的人姓俞，是个读书人，没做什么生意买卖。”临时借用了一下徐淑心和她情郎的名字。

刘陈氏摇头：“没听说过，我们家在本城住了多年，没听过有姓俞的人家。不过，读书人一般也不与我们这种买卖人往来。你说去临德找，难道州试将近，你那表姐夫要投考？”

原来临德竟然是这个州的州府。

杜小曼赶紧道：“应该是。我那表姐夫考试没什么运气，考了好多年，老是不中。表姐跟着他，过得苦兮兮的，嫁妆全搭进去了。我也是没办法才来投靠表姐，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累赘。他们的日子原本就不好过啊。对了陈姐姐，你认不认识临德有什么地方，能让我做个帮工挣点钱？我身上钱不多，万一找不到表姐，至少可以做工糊口，就算找到了，也别拖累他们。”

刘陈氏的表情带上了同情：“若是你那表姐夫要投考，十有八九是住在临德东南锦绣街水坊巷一带，你可以到那里去打听打听。临德招女子帮工的地方倒是有，但你一个孤女子，还是小心为上。那些粗活，你也做不来。身上盘缠若够，就先找着你表姐再慢慢打算。可惜我家买卖小，只我们两口子带着个孩子糊口罢了。不过，妹妹若真有难处，下车后我和你说个地方，你可以到那里寻我们。”

杜小曼感激地道谢，萍水相逢，肯这样帮忙，刘陈氏真是个好心的女子。

马车走得挺快挺顺，沿途停了两趟让人下车方便，中午在一处茶棚吃了午饭，天将黑前顺利赶到了临德。

下车后，刘陈氏告诉杜小曼，有事可以去北关陆家街，她家在陆家街东头有个小门脸。

杜小曼道谢别过，又寻了一家客栈。安全为上，她一边鄙视自己奢靡，一边还是要了个小单间。州城的旅馆价格自然不低，杜小曼进了个小客栈，要了个最差的单间，仍是掏出去一百多文，心痛得滴血。

次日清晨，杜小曼退了房，在路边就着粥啃下去一个大馒头，下定决心今天起码找个临时的杂工做，最好能包食宿，反正不能再住死贵的客栈了。

她沿街搜索，做好跑断腿的准备，没想到刚走到路口，就看见硕大的“招工”二字。

挂牌招人的店铺颇大，临着十字路口，十足的风水旺铺，正在装修，几个劳力搬着东西跑上跑下。

大店铺招人，工钱应该不低吧。

可惜古代招人有性别歧视，女人找工作不容易。看这家铺子的格局，有些像酒楼或茶楼，定然是招跑堂的之类的。

还是先打听打听吧，说不定后厨需要洗碗工什么的，这个男女都行吧。

她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地打量，只见大堂内的一挂门帘一掀，走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，银簪盘发，毛青短褂罗皂裙，指点两个劳力去后面取东西，瞥见杜小曼在门口，便走了过来。

“小娘子在此做甚？寻人么？”

杜小曼道：“不是不是，我看您这店门前挂着招工的牌子，就想问问，你们收女工么？”

老妪拿眼将杜小曼上下一扫，眯眼笑道：“这位小娘子，老身说句唐突的话，你细皮嫩肉的，看起来实在不像该出来做活的。但又衣装素简，衣不合体，莫不是遭逢什么变故？我们这门脸刚刚盘下，正需要做活的年轻女子，只是用人得要谨慎，眼下官府盘查得严，不是清清正正的，我们不敢收。”

杜小曼赶紧道：“您放心，我来历清白，品行端正！”掏出谢少主给的文牒，“看，我身份证明都齐全，绝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！只因为来临德投亲，盘缠用光了，这才想找份工作挣钱糊口。我能吃苦！刷碗扫地洗衣服，什么都可以做！”

老妪接过她的身份文牒翻了翻，道：“我们铺子里倒是用不上洗碗扫地的，小娘子你女红如何？”

女红……

杜小曼小声说：“基本……不会……”

老妪再拿眼看看她：“裁衣、缝制、刺绣，都不会？”

不好，这是家布店或者裁缝店，恰好是她的弱项。

杜小曼不得不点头承认：“都不会。”

老妪将文牒递还杜小曼：“那老身上楼问问，可还招别的人手。小娘子进来等等。”

杜小曼心里一阵拔凉：“多谢。”跨进门槛，坐在墙边的小板凳上等，心知被聘用的可能性不大。

过了盏茶工夫，老妪又下楼，向杜小曼道：“老身问过了，倒是还有个活小娘子应该能做。你该看出来了，我们这铺子是家成衣铺，进来的布料择选分

类也需个人手，只是工钱比制衣稍低，但包食宿。小娘子看可以么？”

杜小曼满脸冷汗道：“对不起，这个活我也做不了，我分不清布料。”棉麻绸缎之间的质的区别，她有时候都犯糊涂，不要说这个绸和那个绸，这个缎和那个缎了。

老奴道：“那小娘子该会记账罢？”

杜小曼道：“其实……账，我也不是很能记明白和算清。”

她数学一直不好，开酒楼那段日子，是学了一点记账核账的初级技能，但主要都是绿琉或时阑在做，她只负责核对。记账只会用自己发明的笨办法，别人可能都看不懂。并且她连算盘都不会打，这个活肯定做不了。

老奴的脸越来越为难，道：“要不小娘子再等等，老身再上去问问？”

杜小曼立刻道：“不用了，麻烦您老来回跑，真不好意思。看来这里的活我做不了，谢谢您，我再去别处看看。”

老奴顿了顿，道：“小娘子莫忙，兴许还有别的活……哎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杜小曼已经行了一礼，出了店铺。

老奴叹了口气，颤巍巍再上楼，向脸色阴沉地站在窗边的谢况奔道：“少主恕罪，老身未曾想到这位姑娘居然……老身做得不妥，请少主责罚。”

谢况奔沉声道：“不关你事，是她蠢得出我意料。”抬手合上窗扇。

窗外，杜小曼的身影已消失在街道拐角。

杜小曼继续往前走，心情有点阴郁。

以前她对自己颇有些自信的，以为自己是外来者，思想前卫，知道的东西多。如今离开了别人的帮助，独自找工作才发现，其实自己百无一用，根本比不上她以前瞧不起的古代女子。起码针线女红这些，她们几乎人人都会，缝缝补补也能赚点小钱。对比之下，她简直就是一头只会吃的猪。

杜小曼的心里充满了自我鄙视，拖着步子走了两三条街，都再没有碰到招工的。

天将晌午，半天时间眨眼就没有了。虽然入秋了，天还挺热的，她脸上早已渗出油汗，口干舌燥，肚子还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。

她找了一家小摊吃了碗面，这条街上人挺多，前边不远处有个尼庵，此时小摊上满满都是人。

杜小曼吃着面，不由得心生羡慕，可惜不会做饭，要不然……嗯？

她眼前突然金光一闪，似乎看到一扇门缓缓打开。